

□ 晚报记者 侯国防/文
朱海龙/图

核心提示

杨湖口村，位于鹿邑县杨湖口镇集镇，与鹿柘（鹿邑至柘城）公路紧紧相邻。全村现有12个村民组，有村民3000多人。近几年，该村村民频繁发生车祸，自2006年8月以来已发生7起车祸，致8人死亡、4人受伤，死者中年龄最大的53岁，最小的20多岁。车祸让遇难者亲属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，有的受害人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；有的受害人家陷入困境，经济拮据。车祸，成为杨湖口村人唏嘘谈论的话题，也是他们心头永远抹不掉的痛。

悲剧接连上演 生命如此脆弱

赵方亮，杨湖口村第9村民组村民，遭遇车祸死亡时33岁。赵方亮姐姐在鹿邑县城开了一家烩面馆，由于人手不够，赵方亮就在烩面馆给姐姐帮忙。2006年8月17日夜9时许，赵方亮干完烩面馆的杂活后，不顾疲劳骑上摩托车向家驶去。当他沿鹿柘公路行至王葛振园村与张小寨村交界处时，因右前方不远处停放着一辆拖拉机车斗，周围也没有灯光和警示标志，赵方亮刹车不及，一下子撞在车斗上，摩托车被卡在车斗下，赵方亮被甩出两米多远，当场昏迷过去。附近群众发现后立即报警，交警赶到后发现拖拉机车斗已被转移。在找不到任何线索的情况下，交警从赵方亮口袋里摸出一部手机，但拨打几个电话都无法接通。120急救人员赶到后，立即将赵方亮拉到鹿邑县人民医院抢救。赵方亮胸部受重伤，且腹内出血过多，手术还没做完，一颗年轻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。

姚建营，杨湖口村第8村民组村民，遭遇车祸死亡时44岁。姚建营原在杨湖口镇三中食堂做饭。2007年11月24日，姚建营的妻侄结婚，他与妻子、女儿一大早就赶到妻侄家帮忙，一直忙到下午5时许才结束。下午6时许，姚建营骑摩托车带着妻子、女儿回家。当行至杨湖口村村北一个体加油站时，姚建营向前方的鹿柘公路右转弯，摩托车刚刚驶上公路，一辆运载水泥的大货车擦身而过，大货车车尾猛地一甩，将姚建营一家三口撞倒在路旁，大货车司机见状慌忙逃逸。经全力抢救，姚建营终因腹内出血过多于当夜10许去世，其妻子、女儿因受伤轻并无大碍。

王世林，杨湖口村第12村民组村民，遭遇车祸死亡时32岁。王世林原在鹿邑县志元食品有限公司工作，任检测员。2008年12月19日晚7时许，王世林下班后骑摩托车带着堂弟沿鹿柘公路回家，当行至杨湖口村与鹿柘公路交叉口时，王世林向左侧转向，恰巧此时迎面快速驶来一辆农用三轮车，摩托车与农用三轮车相撞，王世林与堂弟被撞倒在公路上。肇事农用三轮车司机见状慌忙逃逸，王世林因伤势过重当场死亡，其堂弟受轻伤。

陈伟，杨湖口村第2村民组村民，遭遇车祸死亡时23岁。一年前，陈伟与邻村女青年小惠（化名）结婚，生活美满。天有不测风云。今年2月21日下午，陈伟与同村两名青年在县城办完事后，吃过饭便分头回家。但陈伟一夜未归，家人怎么也与他联系不上。第二天上午，家人通过询问110，得知鹿柘公路张小寨村发生车祸，一骑摩托车青年被摔身亡，此人正是陈伟。

郭俊兰，杨湖口村第8村民组村民，遭遇车祸死亡时53岁。郭俊



结婚用的两层小楼已建好，可程某却遭遇车祸身亡，令人心酸。

兰儿子大学毕业后，分配到辽宁省大连市某单位工作。今年2月20日下午3时许，郭俊兰准备去大连市探望儿子。村东公路就停有去县城的公交车，郭俊兰赶到发车点看公交车何时发车。当她从公交车前面沿公路向后面行走时，迎面飞速驶来一辆农用三轮车，郭俊兰躲闪不及，被撞倒在公路上。第二天凌晨7时许，郭俊兰因伤势过重，经商丘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赵海荣，杨湖口村第7村民组村民，遭遇车祸死亡时34岁。近两年，赵海荣一直在县城给开门市部的哥哥帮忙。今年5月11日夜10时许，同村的顾崇俊（男，遭遇车祸死亡时42岁）从郑州办事回来后，因搭不上公交车，就给赵海荣打电话，让其送他回家。于是，二人冒着蒙蒙细雨，骑着摩托车沿鹿柘公路向杨湖口村驶去。当他们行至秦楼路段时，一辆大货车抛锚停在路边修理，因大货车尾灯未亮，也未设置警示标志，赵海荣没发现停在路边的大货车，又恰巧此时迎面驶来一辆大卡车，在大卡车强光的照射下，赵海荣的摩托车一头栽在抛锚大货车的车身上。赵海荣当场死亡，顾崇俊右胳膊粉碎性骨折，头部受伤缝合10多针，腹部受伤。一个半月后，顾崇俊也因伤势过重离开人世。

程某，杨湖口村第5村民组村民。2008年春节前，在外地从事厨艺的程某回到家，准备过春节。腊月的一天，程某在外村做完大厨的活后，骑摩托车回家，路上摩托车失控冲出公路，程某被摔出致死。

谁来关爱那些破碎的家庭

一起车祸背后是一幅幅令人心酸的画面——

赵方亮与妻子生育3个孩子，大女儿时年9岁，二女儿7岁，儿子才6岁。赵方亮去世后，其妻子辛辛苦苦操持着这个4口之家。由于承受不了家庭生活的重压，妻子不得不撇下3个未成年的孩子改嫁他乡。赵方亮的父母身体一直不好，其父常年有病，如今抚养3个孩子的重任就压在两位70多岁老人的肩上。提起3年前那场夺去儿子生命的车祸，赵方亮的父母老泪纵横。他的母亲哽咽着说，车祸发生后，家人将方亮的尸体装在冰棺里，停放家中20多天，企盼能找到停放拖拉机车斗的当事人，以求获得一些赔偿，但时至今日也未能如愿。

姚建营有两个孩子，其女儿刚从郑州一所大专院校毕业，至今尚未找到工作，一直在家待业，儿子正在上高中。姚建营去世后，繁重的家庭负担一下子落在妻子的肩上，把这位农村妇女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王世林的母亲得知儿子出事，当场昏了过去。王世林与妻子生育两个孩子，大的9岁，小的7岁。由于家中仅有1亩责任田，两个孩子都正在上学，家里突然失去王世林

这根顶梁柱，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今年春节过后，王世林的妻子只好将两个孩子交给70多岁的父母，自己去浙江义乌打工。两个月后，受金融危机影响，在南方挣不到钱，王世林的妻子只好返乡务农。王世林的母亲一提起儿子就泪水涟涟，她告诉记者，世林去世的半年时间里，她经常做噩梦，每次都能梦见世林。王世林的父亲说，一场车祸，让他失去年富力强的儿子，更可恨的是，肇事者至今没有找到，家里没有得到任何赔偿，儿子会在九泉之下瞑目吗？

陈伟弟第5人，上有4个姐姐，父母只有他这根“独苗”。陈伟去世后，父母精神受到沉重打击，60多岁的父亲一提起儿子就放声大哭。

郭俊兰与丈夫都是普通农民，家里还有一位70多岁的母亲，除了儿子大学毕业后已经就业，另3个孩子还都在上学。郭俊兰去世后，经交警部门做大量工作，肇事方赔偿其家人丧葬费、死亡费等共13.5万元。这多少让郭俊兰家人受伤的心灵得到一丝慰藉。

赵海荣有两个孩子，大的8岁，小的才5岁，其妻子常年在外打工。赵海荣去世后，经交警部门调解，大货车车主仅赔偿其家人1万元丧葬费。年近多病的父母只好挑起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。顾崇俊弟兄6人，他排行第五，邻里都叫他“老五”。他成家晚，80多岁的老母亲对这个孩子最疼爱，也最放心不下，至今家里人也未将“老五”去世的消息告诉老人。因当时看上去似乎脱离了生命危险，“老五”家人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赔偿。

程某，风华正茂，是父母的心头肉，是家人的希望。他的父亲常年在上海打工，辛苦挣钱，在村外为他盖了两层小楼。程某马上就要结婚成家，哪能想到，一场车祸竟把所有的美好都打碎了！

由于种种原因，农村遭遇车祸的家庭，能像郭俊兰那样得到适当赔偿的很少很少，更多的是肇事者逃之夭夭，交警部门追逃无果，受害者家人求助无门。面对一个个因车祸造成的破碎家庭，人们除了不断地发出珍爱生命的感叹外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杨湖口镇村干部在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对因车祸造成的家庭特别困难者，他们会积极争取，为他们申请办理低保，民政部门也会不定期给予困难救助。

和谐农村呼唤平安交通

杨湖口村，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，接连发生7起亡人车祸，发人深思。该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才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杨湖口村大人小孩都被车祸刺疼了，如果往前算几年，再加上外村人在杨湖口集出的车祸，死亡数字要比现在统计的多。一句话，农村交通安全形势严峻，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。”

和谐农村呼唤平安交通。农村交通安全是个大问题，当我们用惯常思维关注城市交通安全的时候，是否会想到农村的红绿灯和斑马线？

当然农村还没有宽阔的马路和如织的车流，但农村有宽阔的过村公路，有像过江之鲫一样大大小小的农用车辆，有大量没有经受过正规培训的机动车驾驶员。

这里，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农村车祸增多的几个客观原因：

一是车多了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农村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，农民口袋慢慢鼓起来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机动三轮车、小四轮、摩托车、电动车大量进入农家，增的一家就有两三辆。机动车辆的增多加剧了农村交通安全的严峻性。

二是路好了。经过前几年实施的“村村通”工程，农村的县乡公路和乡村公路得到明显改善，一些过去坑洼不平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、砖铺路。在这样的路面上，一些大小车辆车速快，横冲直撞，给交通安全埋下隐患。

三是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，行人自我保护意识差。农村一些机动车驾驶员，没有驾驶证、行车证，也不买保险，大都未经过正规培训，交通安全意识淡薄，驾驶漫不经心，违章违法行车司空见惯。农用车载人、超载，杜而不绝，一旦出现情况，往往都是群死群伤。特别是一些青年人，酒后驾驶摩托车，比比皆是，拿生命跟运气去赌。活生生的交通惨剧证明，一个改不了酒后驾车恶习的人，迟早要“报销”，这是他的命，谁也救不了。同时，行人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，礼让、谨行，保持良好的出行习惯。

四是农村交通安全管理滞后。农村地域广阔，道路分散，这给交通、公安交警部门对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增加了难度。除了突击性治理及宣传教育以外，亟待探索更好的办法。

交通安全连着每个家庭、每个人，交通安全工作，不仅是城里的事儿，也是农村的事儿；不仅是市民的事儿，也是农民的事儿。在构建和谐社会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，农村交通安全问题，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。



如今，摩托车成了杨湖口村人主要的交通工具。

记者观察